

# 社會與自我

陳文心

入大學以來，我時時都在思索，自己是為了甚麼而讀大學的。是渴望找一份體面而高薪的工作，在美麗的陽光海灘度假，還是希冀着改變這個社會，幫助那些苦難中的人呢？自我與社會，極難的抉擇。

莊子選擇了自我。他嚮往「無所待」的絕對自由，追求心靈的「逍遙遊」，回歸真性和自然之「道」。他淡泊名利、清淨無為，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反對積極投身社會活動。這種抉擇使莊子得以遠離塵世，雖清貧但精神自由，在亂世中獨善其身。「若夫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sup>1</sup>莊子的心靈確已脫離了枷鎖而無所依附，悠遊於自然。但我們亦當瞭解他所處的那個社會——戰國時代，七雄爭霸，戰爭不止，動盪不安，百姓民不聊生。莊子是相當有才識和能力的，楚威王曾派使者請他做官，莊子頭也不回地拒絕了，說「吾將曳尾於塗中」，<sup>2</sup>寧可過清貧的生活，追求心靈的快樂自由，也不願在朝中做官，為當權者所束縛。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我認為莊子的選擇頗有些自私。古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sup>3</sup>一語，莊子只做到了「修身」。莊子可以被稱作「真人」，<sup>4</sup>但卻不能被稱作「君子」——真君子應當胸懷天下，為社

1 《莊子·逍遙遊》，見陳鼓應，頁224。

2 《莊子·秋水》。原文：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3 《禮記·大學》。

4 唐玄宗天寶初，詔封莊周為南華真人，稱其書《莊子》為南華經。

會承擔一份責任，盡力發揮自己的才能，謀求社會的幸福，而不是置蒼生於不顧，消極避世。若每個人都如此一意追求個人的自由，那麼誰來安定這個社會呢？那些百姓，貧苦而無助，誰來指引他們去追求他們的幸福呢？

盧梭筆下的「人民」，則選擇了建立「社會契約」，「由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sup>5</sup>「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6</sup>與莊子不同，他們從分散的、無關聯的個體結合而形成一個整體，匯合了許多人的力量以克服困難。對於個人而言，這種選擇剝奪了其「天然的自由以及對於他所企圖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東西的那種無限的權利」，而賦予了「社會的自由以及對於他所享有的一切東西的所有權」，以及「道德的自由」。<sup>7</sup>更重要的是，他的行為不再僅是「本能」的反應，而是充滿「正義」的舉動，這使得他由「愚昧的局限的動物」變成為可以稱之為「人」的「有智慧的生物」，<sup>8</sup>這不是個人的犧牲割讓，而是「一樁有利的交易」。<sup>9</sup>對於整個群體，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人與人的團結產生「1+1>2」的效應，從自我到社會，「小我」到「大我」，個體組成公意，整個群體將有更大的力量來保護自我，來追求整體的共同利益。所以這種締結，對於社會和自我，都是有利的。

每個人都有「社會性」和「自我性」——有時我們強烈地熱愛和依附所處的群體，有時又很想從其中抽離。誠然，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抵的，比如許多前往山區支教的青年志願者，為了讓孩子們能讀書上學，他們要捨棄自己穩定的收入及閒暇娛樂的時間。

5 《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八章，「論社會狀態」。

6 《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六章，「論社會契約」。

7 《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八章，「論社會狀態」。

8 同上。

9 《社會契約論》，第二卷，第四章，「論主權權利的界限」。

若是做官，莊子就要付出時間和精力，無法追求他自己的「逍遙」，因此在他的情境下，只能在社會和自我中擇其一，但這二者又並不是完全互相分離的。從佛學的觀念來看，每一個人與其他人都是「互即互入」的，<sup>10</sup>只要活在世上就不免要與他人形成各種或直接、或間接的關聯，那麼他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也就與自身緊密相關。如果身處的社會充滿了苦難，其中的一人是無法獨享幸福的，因為其他人所背負的苦難總是會通過「互即互入」的存在而傳遞。而當一個人是幸福的時候，他的幸福也會「互即互入」地傳給他人，進而增加社會的幸福，而社會的幸福又輪迴地推動個人的幸福，這是一種相輔相成的良性迴圈。

寫到這裏，我想我的選擇已很明瞭——我將選擇融入和奉獻社會。這是一種追求，也是一種責任。但我又必須承認，這個抉擇還是太過籠統抽象。自然，我希望我所處的世界和平無恙，希望人類遠離貧窮和饑餓，可我該怎麼做、做多少才好？我想這很難用確鑿的語句來言述，但一行禪師或許能為我們提點一二。《般若之心》裏說，世界上有三種佈施——「財施」「法施」和「無畏施」，第三種最高級。<sup>11</sup>「借助於你內心的微笑，借助於你體內養成的正念呼吸，你就是在開始為世界的和平而工作。」<sup>12</sup>有些名人捐款數萬，媒體卻堅持批評他們捐得太少，好像奉獻與一個人的所得應當有固定的比例似的。私以為，對社會的奉獻是無法用一個標準來量化比較的，尤其是最高級的「無畏施」，要靠一顆虔誠的心——對自己虔誠、對社會虔誠——才能做到。當一個人如此虔誠地觀照<sup>13</sup>世界時，他所做的許多事，包括打一聲招呼，甚至僅是自己健康地活着，都是在幫助社會中的一些人；而他也會明白社會與自我的關係，這樣就不至於太過自私

10 《般若之心·互即互入》，頁322。

11 《般若之心·三種禮物》，頁344。

12 同上。

13 佛教語。指靜觀世界以智慧而照見事理。

或是盲目犧牲。或許有人會說，將那些微小平常的事都算作是奉獻，這不是居功自傲嗎？而我想說這樣一件事——四月清明假期的太湖撞船事件中，<sup>14</sup>發生事故的快艇上有我的一位高中同學。從知曉事故的驚訝擔心，到得知他僅是受外傷時的略微放心，到後來關注着這一事件後續報導的揪心難過，我體悟到一個人的故事，牽動着遠近多少人的心情，亦讓人反思和更加珍惜自己的現在。活着，這樣一件看似平常的事，都能給其他人以勇氣和力量，這便是「無畏施」吧，誰能否認這是一種莫大的貢獻呢？

所以，我選擇心懷社會而不唯他人，有擔當，也要自由——微笑地生活，做好每一件普通的小事，每一個平凡自我，都可以為這個社會做出獨特的奉獻。

## 徵引書目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修訂本，台北：商務出版社，2007。

一行禪師著，明潔、明堯譯，《般若之心》，收入一行禪師，《與生命相約》，台北：橡樹林文化，2002。

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

\* \* \* \* \*

## 老師短評

文心形容自己是個「平凡自我」，有時「想依附所處的群體」，有時「又想從其中抽離」，點出了文章的主題：「選擇」。文章討論的

---

14 四月四日下午，上海稻草人旅行社攜大學生團隊二十四人在蘇州太湖西山島乘坐遊艇遊覽時，撞上前面兩艘貨船中間的鋼纜發生意外，事故造成四名學生死亡、四人受傷。

三本經典來自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文心能在取材及設題方面都呈現這些經典的語境，並以坦誠認真的態度，分析思想家對於個人與社會的主張，大膽提出其不足的地方。文章後半部提到幸福能通過「互即互入」傳給他人，達到「良性迴圈」的美好結果，也許我們會問：這會否引發所謂良性、惡性的二元對立想像，阻礙我們滲透「空」的實相？結語二段，文心又坦承自己還有困惑。文心留意身邊的人和事，同時不斷思考這種種和自己的關係，深刻地跟我們分享了她的盼求、忐忑、記掛。未知同學是否願意與文心對話，或像她一樣跟自己對話，思索自己的選擇？（楊陽）

